

魏書

四十八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二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侍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耳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魏書列傳六十卷

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鶴

鳴鶴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為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
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
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候還徵拜中書

魏書卷之六十一

二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被寧遠
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為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
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
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
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
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
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魏列六十

三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儆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竒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
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術與司徒彭
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為行司馬還除太尉西
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
為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父之以公事免後
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庶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
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
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譴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

之徽號協定鼎荆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
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
識昧言不及美我屬聖明廣訪敢獻鼓言伏願陛
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
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
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學券故宗室大臣相見踈
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
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
曰安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
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
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
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
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
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
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
旬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
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
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
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
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
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
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
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
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昏靡於傳巖旣應繇而
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
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
兮有樓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表亡兮表戮田而
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
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法業於宣元釋尊對之法憲為身兼三之先
練疑枉於怨獄兮寧干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
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
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
已放麇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實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胤遺卵而孕殷鳥藉冰
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鼻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文而爭帝方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方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方豈前脩之克兮迷白日之近遘方方有闕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方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方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方
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方友發又而自
相風吹鴟而襄墜方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
由人方信吉凶之在已或勤憂以減齡方亦安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方父純臣而身少子識

魏傳卒

八

同命於三君方兆先見於商如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脊之斃殛死
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方甄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氣方乃業行之三改以患寔是爲
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厲刑以進
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善我爲桎梏兮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
尚考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
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
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中心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耆布

魏書傳六十一

九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
追考弊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
若奉自言於占繇兮翻夕誓而晨裝焉 計公於
箕山頌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嶽區 丁眺恒
碣之碨礧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 以羊乘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 以濯足
兮入三山而解裳謂伯禹於塗山兮 一苗於
三危登 梧而暇眺兮訪二妃於右 祝融

於荆羊兮問各公於馬夷凌回颺而上驪兮窮

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曠。兮見虛淵之威微，
乘間風之峻坂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珮。攜羽民而遠遊兮，
採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窕兮，變域中之穢
質。葦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溟濛兮，躡不周之嶮巖。屑

魏傳六十

一

瓊藥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
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
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
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
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旂兮，巡天漢而下游。
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歛
轡兮，命風伯以挾翰。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
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
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鸚鳩。覩三韓之累累兮，

見丹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首楛矢之啾
啾心怊怊 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
墀墀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末之脩莖咀玉髓
而充渴兮嚼止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摠寫其深情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街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鈞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
於曾襟敦儒墨之六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德音進不末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
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喅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
人之惡君子取焉汝何人斯潛毀日繁予實無
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
矣沒沒遊鳥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
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矣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詭設兮人之
之蠹兮刺促昔粟周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語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說其行有佞其

音濠蓀蓀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嚳營營無極梁丘實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天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刃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與見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赤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以備矣事既至
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

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破石
勒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
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
面陳住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
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
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
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
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掾多非其人又輕肆搢
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齊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碓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人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二子長休之武定末蕃門郎

魏書列六十一

十五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住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瀋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
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
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
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
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
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
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
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三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
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舉考工記雖是
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
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
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
茫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
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龍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
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
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
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
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
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
方圓高廣自依時量載氏九室之言蔡子之廟學
之說干幹靈臺之說裴逸之屋宇論及諸家似云

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當

雅談爲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

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嘉靖八年補刊魏傳六十

十九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父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直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

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取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

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諡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脩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麀中與高

之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
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
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
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福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干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
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因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
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
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元叔寶州舉秀才拜頓立公國郎中令遷太常
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
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曾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
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
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

爵延陵男徵拜負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官一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菑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為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父

嘉靖十年刊

魏傳六十

二十三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騎驃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
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
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業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
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雋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
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高麗弱在前以當

銳疆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余嘗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驕氣益盛生民
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竄取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即義率多象決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以倍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
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

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
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燕

嘉祥八年補刊
魏書列傳六十一

二十六

蹟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劇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落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魏列傳六十卷

二十七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子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

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
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汾河分立城戍以備苻榮行達青州遇患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正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朮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朮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碶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朮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六十

三十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
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負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卽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
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
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
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使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魏列傳六十卷

二十一

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茲
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
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西出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六終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

魏書列傳六十一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閣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

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
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
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
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
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
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
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
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關招誘邊民康
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魏書傳六十一

二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
弓大箭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
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
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
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
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
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
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
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

者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耆老宣詔撫賚俄而
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碓石民
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
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
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
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四等食邑二百戶出為南
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
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
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
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麈尾如
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
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
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
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士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
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為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
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
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
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
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
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架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
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义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内時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大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候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君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
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奮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义所執鎖於門下至曉义不出
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紘刑义與剛並在內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忍死从伏流難哭拜辭义康

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不六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走而時已昏闇行刑入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刺殺成三皇鼎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與御爨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為將及臨刑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婿得信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魏列傳卷一

六

佛面三層先死忽夢名朋壞沙門有為解之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朋耳康生穆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又追封書張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

子剛龍武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揚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飛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為其宗親顧法頗有飢寒之切太

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
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馬冲弗許大眼曰尚
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文許繫
驢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
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
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
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
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
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魏傳六十一

七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
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
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
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
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
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
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万次于樊雍招

誘蠻百又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
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
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
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
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竊據
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
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
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
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
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
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
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
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
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金渠決水而
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
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目傷瘻爲之流
泣曰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
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
渡江預皆畏憚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見啼
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
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
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犴爲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涇郡嘗有虎害大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識字也有三子長
甄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飛幹或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爲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甄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刃自指其腹謂甄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龍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甄
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甄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
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
甄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
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甄生等
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肅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
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肅爲綠淮遊軍帶
濠口戊主六和中入國高祖深喜加之常爲統帥
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

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
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
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
軍幽州刺史蕭肅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
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
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允生挾淮爲
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
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
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
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
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臺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
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
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
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荅旨
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知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
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二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大生所擒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華肅寶真寅討之寶真寅與
延伯結壘馬嶺南北相去百餘步寶真寅日集督
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
寶真寅止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撫戎出討便
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
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真寅自謝仍云今當
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
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真寅率衆於水東尋原

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
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懾之徐而還退賊以
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
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
衆東上發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
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
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
爲後指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
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
議遣將咸有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
衛將軍於時方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川
先是盧祖遷伊允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難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
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
驅代木別造大排內爲鎖柱教習彊壯負而趨
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
北上衆軍皆出討賊未戰高州有賊數百騎詐
持文書言欲降薄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
實後延伯聞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
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
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益造其營賊本輕騎
延伯電兼卒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魏傳六十一

十四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寅獨出龍襄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曰八者驍果多策略
討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辛祉為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瓌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充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
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次奮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魏書六十一

十六

